



相思树上合欢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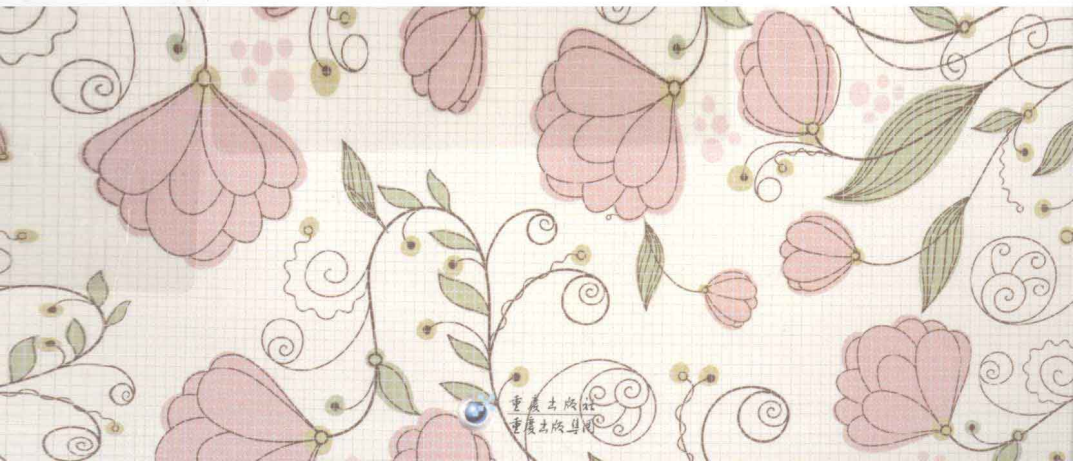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李商隐的诗歌人生——

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刻骨思念，只悲斯人已去，

惜世间无人，可翻这一曲断肠。

张诗群◎著



相思树上合欢枝

李商隐的诗歌人生

张诗群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相思树上合欢枝:李商隐的诗歌人生/张诗群著. — 重庆:重庆出版社,
2012.6

ISBN 978-7-229-05095-5

I. ①相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李商隐(812~约858)—唐诗—诗歌欣赏
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0356号

相思树上合欢枝:李商隐的诗歌人生

XIANG SI SHU SHANG HE HUAN ZHI

张诗群 著


选题策划:胡波

特约编辑:翡翠

责任编辑:罗玉平 李梅

责任校对:胡琳

装帧设计:刘苗苗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l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90mm*1240mm 1/32 印张:7 字数:181千字

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095-5

定价: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目录

- 絮语闲言 001
- 第一章 生逢末世，少年英俊 004
- ◎十五泣春风 008
- 第二章 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 011
- ◎同是将军客 014
- 第三章 乱世蝴蝶，寸心不堪剪 019
- ◎君王不可问，昨夜约黄归 022
- 第四章 追随崔戎，叹相知短暂 027
- ◎留得枯荷听雨声 029
- 第五章 纤纤柳枝失奈何 033
- ◎柳枝五首寄伤怀 037
- 第六章 甘露之变，乱世寄忧怀 042
- ◎若比伤春意未多 045
- 第七章 邂逅宋华阳，情陷玉阳山 049
- ◎笑倚墙边梅树花 053
- ◎碧海青天夜夜心 055
- 第八章 爱缠绵，无题胜有题 058
- ◎归去横塘晓 061
- ◎不知迷路为花开 063
- 第九章 情深处，相思亦成灰 067
- ◎相见时难别亦难 071
- ◎来是空言去绝踪 074
- ◎一寸相思一寸灰 077
- 第十章 题名金榜，恩公病逝 082
- ◎不教伊水向东流 089
- ◎相思树上合欢枝 094





第十一章 再考失利，误陷党争 098

◎欲回天地入扁舟 103

◎穆王何事不重来 109

第十二章 娶王氏，雾夕咏芙蓉 114

◎照梁初有情 119

第十三章 任职弘农，活狱罢官 122

◎却羡卞和双别足 128

第十四章 武宗继统，李党执政 132

◎荷叶生时春恨生 137

◎直道相思了无益 141

第十五章 再入兰台，却是阴差阳错 145

◎昨夜星辰昨夜风 150

第十六章 暂居永乐，树欲静风不止 156

◎通灵夜醮达清晨 160

◎君恩如水向东流 167

第十七章 追随郑亚 流寓桂州 173

◎人间重晚晴 178

第十八章 旅宦凄怆，绝径兰香 183

◎春日在天涯 189

第十九章 游幕东川，克意事佛 193

◎君问归期未有期 197

◎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 201

第二十章 此情不再，锦瑟无端 205

◎木兰原是此花身 209

◎一篇《锦瑟》解人难 212



絮语闲言

没来由地喜欢“唐”这个字，有一点淡淡的古意，也许是沾了唐朝的光。人的意识中，总有一些感觉说不清道不明：春夜寂寂，明月高悬；远芳侵古道，落红满花径；长眉画了，绣帘初卷……彼时，心会熨帖、柔软地安放在宁静繁富的诗意间。哪怕长梦难醒，也合我心意。

如果可以效仿古人，打一打马儿，就能远走天涯，我倒是希望误入桃源，就从秦汉开始，一路上穿行过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，最后，我要在长安驻足，把我的斑驹系在唐朝的垂杨岸边。

袁腾飞说，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说，历史的臂膀上，披着一条唐朝的织锦披帛。

大唐王朝，是最具中国气象的朝代，丰腴华美，各尽其妍。李白把长袖挥挥，酒未醒墨未干，“狂风吹我心，西挂咸阳树”，一股脑地把浪漫恣意泼洒出去，就垒起了盛唐的绝壁高峰；杜甫呢，他总是心事重重，困居长安，漂泊西南，他沉到生活的底端，两手一抄，就是满把悲辛的沙砾，他把沙砾装进盛唐的衣兜，历史就有了沉郁顿挫的回音。

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。无端想起一种色彩，孔雀蓝。还有一种洛阳牡丹，茄蓝丹砂。悠远的纯蓝，深敛的茄紫。色调是沉

静了些，却不乏富丽，在唐朝的浓艳多姿里铺展开，像夜空般深邃斑斓。

王维的诗就有这样幽蓝的色调，暗淡的光，微冥得恰到好处，安静里有禅意，轻轻吟诵，心底有丝丝轻烟袅娜升起：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

盛唐过后，似乎群芳开过，君心已老。事实也正如此，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李唐王朝日渐衰落，宦官掌权，藩镇割据，党争激烈，外患侵扰，短暂的元和中兴和会昌中兴是最后一抹残照，大厦倾圮，水流花谢。

晚唐，是需要用惋惜的目光目送她沉落的。只因，曾那样绚烂地辉煌过。晚唐的政治气候适合在晦暗潮湿中开放的花朵，隐秘，迷醉，又暗香缠绕。

于是，忧郁多情的李商隐，走进了这段时光。

李商隐（约813—858年），字义山，号玉溪生、樊南生。和李白杜甫相比，他晚生了一百多年。这一百年间，长安城物换星移，车马鳞鳞，离那个开放张扬的盛唐已相去甚远。他是一株生长在晦暗中的植物，一生少有奔放的时刻。瘦瘦的他，瘦而多愁，他把愁绪都逼进了内心，有许多故事要讲，却又万般隐藏，只在诗笺里滴一点进去，染化开来，不承想，却尽得风人意绪。

在他的诗中穿行，我仿佛能嗅到他衣襟上千年前的沉香，能听到他惆怅哀伤的叹息，能见到他眉宇间收拢的一丝愁绪。

在晚唐暗寂的历史星空下，那个丰神俊逸、忧郁多情的英俊少年，缠绵悱恻地爱过，为不可预知的未来奋斗过，为失意和孤独伤感过。他挣扎在梦想和现实边缘，他在他的时空下生活，那样真实，像此刻间我们的呼吸。

他的一生，在离乱背景下凸显悲情。幼年失怙，尝遍了生活的艰辛；少年时名动洛阳，被牛党人令狐楚召至幕府，其后又阴错阳差卷入党争旋涡，以致仕途失意，郁郁终生。

可是他的万丈才情，千年时光的漠漠黄沙也无法将其掩盖。

他像蓝田山的良玉，在幽幽时空中生出了玄美的烟霭；可是他铭心刻骨的缠绵恋情，像沧海月明夜的一颗鲛人泪珠，散发凄美夺人的辉光，成为人世间的爱情传奇。

这些句子你一定烂熟于心：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”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。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”。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

他的心底有一座富矿，却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。他把这些最美的诗句用《无题》来命名，无题之下，是否有解？答案在他心里。

时光不断地淘洗，他的情与诗，千年之后没有暗淡，不绝如缕，仿若断肠草，蔓生时空，让千年也显得逼仄。

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。也许他要反驳道：原本，这只是写给回忆的诗，我只要她懂，自己懂，就好。

后人总是好奇，那些点燃了他的思念，让他用尽一生去怀想的女子，她们，到底是谁？

千百年来，许多人试图看清她们的面容，却只能在他诗文的残篇断简里，拾几枚钗环翠翘，听几声锦瑟和鸣，如此而已。

民国女子苏雪林在《玉溪诗谜》中似乎找到了她们的背影：除了妻子王氏，还有宫人和女冠。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是，那个宫人和女冠，其实只是同一个女子。

我近乎虔诚地相信着，深情是一种蛊，和着醇醪饮下，就是一生的蚀人心魄。一个男人的深情，只倾倒给一生最珍爱的女子，才配得上我们持久的注目与感动。

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这样刻骨的思念，一经写出，便是无法逾越的经典。斯人已去，世间再无人，翻唱一曲断肠歌。



第一章 生逢末世，少年英俊

如果可以重活一次，可以选择降生的朝代，或许，李商隐会把晚唐远远推开。逃离晚唐，可能就逃离了一生的悲剧命运。

可是，这如果，只是遐想中的烟花一朵。

没有选择。反过来想，也或许正因了晦暗潮湿的晚唐，才有了万丈才情的李商隐。螭螳世事，总是这样悖谬着互相依存。

李商隐（约813—858年），字义山，号玉溪生，又号樊南生。唐宪宗元和八年（公元813年），义山出生在河南荥阳（今河南郑州）一户温饱尚可却也乏善可陈的小官僚家庭。

生不逢时，应是对他最贴切的写照。大唐盛世，已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中耗尽了元气，此时的李唐王朝已无法扭转日薄西山的命运。李家不过是这洪流中的一粒泥沙，被裹挟着，江河日下。

虽然生不逢时，义山也算得上是没落的贵族余脉。义山祖籍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，论谱系，他与大唐开国皇帝李渊同宗，都是西汉前将军李广、十六国时期西凉国开国君主李暠之后。一路推算下来，唐高祖李渊为李暠七世孙，义山当是李暠十五世裔孙，与皇室宗亲同属一脉，流淌着同样的李氏血液。

只是，这一脉王室血缘并没有给他的一生带来快乐，反倒徒

增了许多孤寂没落的贵族式忧伤。义山后来在《哭遂州萧侍郎》中提起“公先真帝子，我系本王孙”时，没人真当了一回事，反而弄得他有一丝攀附皇室的嫌疑，毕竟，李唐王室不点头认亲，谁说了也不算数。

时运多舛，晚唐的政治气候已是山雨欲来，更遑论庙堂的清明与黎庶的安乐。这无法抵达的距离，和一份潜意识的担忧，使得与王室同宗的义山多了几分刻骨的体验，忧思甚于他人，却也只能空自焦虑。

丢开这一层王室渊源，其实，义山的家世并没有怎样的烜赫过。父亲李嗣，曾任殿中侍御史，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，李嗣担任获嘉县县令，祖父李甫曾为邢州录事参军，高曾祖也只担任过县尉之类的小官，虽不曾鲜花着锦烈火烹油，日子倒也抵得上半个小康。从祖父李甫开始，李家老少渡过汤汤黄河水，举家从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，迁往两百里外的荥阳（今郑州）。后来，李嗣又赴获嘉县任职。这两次迁移似是预言，义山的一生，便始终在路上，迁徙漂泊。

没落是从父亲的去世开始的。义山三四岁时，李嗣从获嘉县离职，受聘为浙江东、西两道观察使幕僚，年幼的义山随父前往浙江居住。江南物候，总是温润宜人。义山的童年应是快乐的，六度春秋寒暑，他被江南多情的烟雨浸润，在父亲慈严并济的呵护中，“五年读经书，七年弄笔砚”（《上崔华州书》），由小小的芽苗长成一个早熟早慧的小儿郎。

六年的快乐时光很快就过去了，同快乐一并离去的是父亲。这一年，李嗣病故，客死异乡。义山的天空，倾斜了。

“某年方就傅，家难旋臻。躬奉板舆，以引丹旆。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。既祔故邱，便同遁駭，生人穷困，闻见所无。及衣裳外除，旨甘是急。乃占数东向，佣书贩春”（《祭裴氏姊文》）

这一段回忆，读来备觉凄寒。“年方就傅”，该是随师入学

的年纪，八九岁的孩童，放在今天，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，可丧父的义山，却要举着亡父的引魂幡，和母亲一起把父亲的灵柩运回遥远的故乡茌阳安葬。

他是长子，家道的崩殂离乱，需要他用瘦弱的肩膀去承担，哪怕，他只是个总角小儿。“总角之宴，言笑晏晏”，《诗经》的美好放在这里让人不忍卒读，对比之下，义山的悲，有如长江之水。

义山纤细如发的情感，从童年便已现端倪，或者说，童年的遭际是他情感婉致多愁的发轫。如他所言，“既拊故邱，便同逋骇”，将父亲安葬于故乡祖坟，他便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，日日逃亡在幼年失怙的孤寂中。

在心思缜密多愁善感的人心底，对故乡的认同更多来自于心灵的归属和慰藉。地理上的故乡在版图上，而灵魂中的故乡只在血脉亲情中。亲人在，故乡在；亲人歿，故乡在何方？当生命中最亲的那个人离去，故乡便浓缩成一页温暖的纸片，一抔土，将它连同亲人，葬在望乡。

刻骨铭心的孤寂，像一只虫子钻进了义山幼小的心灵，他过早地品尝到了人世的冷暖。忧郁的种子，自此在他心里生了根芽。四海虽大，再没有栖息安顿之所；九族虽广，再无可抚怀促膝之人。这一份悲切，逼进了义山的骨髓，多年后落于纸端，仍是深深的悲凉。

回到茌阳，义山为父守孝三年。“生人穷困，闻见所无”，这三年中，孤儿寡母的窘迫用“闻见所无”来注解，应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好在，他还有堂叔。

丧父后最无助的时刻，是堂叔给了义山一家最有力的支撑。这种支撑不仅是物质上的接济，更是一种心灵和精神上的温暖照拂。

身处乡野的堂叔是一位学养深厚的隐士。早年入太学读书，其父曾为“郊社令”，也就是专门掌管祭祀的官员。父亡后，堂

叔便退居乡野，发誓终生不仕，只为父亲结庐扫墓了此残生。及至义山扶柩返乡，更兼义山灵心早慧，堂叔便倾其所学，亲为传授古文和书法。

“商隐与仲弟羲叟、再从弟宣岳等亲授经典，教为文章，生徒之中，叨称达者”。显然，义山的聪慧极得堂叔的喜爱，几年后义山能以《才论》《圣论》扬名洛阳，与堂叔的精心调教不无关联。

转眼三年孝满。脱下孝服，生计问题又逼近眉端。为了谋生养家，十三岁，义山再度举家搬迁，这一次他来到了洛阳，在洛阳东甸以“佣书贩春”——替人抄书写字、舂谷卖米，勉强度日。

东都洛阳，是一座繁华之城。每日，义山穿行在洛阳街头，见惯了高位庸者的醉生梦死，也见惯了底层才子的落魄潦倒。想想自己的遭遇，又何尝不是左思《咏史》诗句所言：世胄躐高位，英俊沉下僚？

年幼经历的磨难和怀才不遇的郁闷，在这个日渐成熟的少年心底，已郁结成垒，不吐不快。终于某一日，义山忍不住思如泉涌，于是翦管挥毫，顷刻之间，文辞华美、激扬飞逝的古文《才论》便一气呵成。不几日，又一篇《圣论》精彩收笔。这两篇古文很快在洛阳士大夫中间争相传诵。

这一年，义山十六岁。

他已是一个英俊少年。一袭青衫，瘦比沈约，或许还有忧郁的眼神，一张青春的面容，一段人生最灿烂的年华。此刻他的生活，蕴藏着无限可能，包括遇见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，也包括，情感的最初体验。

他的诗，开始有了湿润的水汽。一首《无题》，他捎带着写进了自己的辛酸身世。他在诗中刻意描绘的女子，与后来的女冠宋华阳不同，也与柳枝和王氏不同，他只是有些心动，有些怜惜，仿佛遇见了另一个忧伤的自己。

◎十五泣春风

无题

八岁偷照镜，长眉已能画。
十岁去踏青，芙蓉作裙衩。
十二学弹筝，银甲不曾卸。
十四藏六亲，悬知犹未嫁。
十五泣春风，背面秋千下。

这首诗读到最后，心里总会一凛，仿佛一件瓷器捧在手里，说不出的喜爱，好端端地，却一下落在棉花垫子上，发出一声轻响。

他把这一声响，微微地攥着，生怕怜惜得过了，反而掩盖了她的芳华。

洛阳城，是义山生命中重要的栖居地。那年他从茱阳迁居洛阳，不过是个十三岁的舞勺少年，小小年纪，却已在老家为去世的父亲守满了三年孝。

来不及伤感，他来到洛阳城后，时光不觉又溜走了三年。除了京都长安，东都洛阳是另一座政治中心，晚唐畸形的繁华无处不在。只是，在车水马龙的浮世面前，一颗困顿的心总是与寂寞如影随形。

十六岁，义山已是一个眉目清朗的少年，他慢慢吸引了一些人的目光，他的古文《才论》《圣论》在锦衣玉食的士大夫中间传诵一时，文辞那样卓尔不群，仿佛他是李白《少年行》中的五陵少年，银鞍白马，斜倚垂杨，人面桃花，春风几度。尽管他居然只是一个替人抄书写字、舂谷卖米为生的落魄少年。

即便如此，又有什么关系？就像后世孟庭苇所唱：野百合也有春天。

他在这首诗中着意描写的女子，或许只是他的邻居，也或许，是他匆匆行走在洛阳街头，偶然路过谁家的宅院时，惊鸿一瞥之下，让他的心微微一悸的女子。他的一生并不漫长，最先闯入他内心的女子淡雅芳纯，一如初春时节的轻黄淡绿，茸茸地铺满了他整个身心。

从此他便对她心存念想，关注起她来，不为人知，不为她知。

她挑起绣帘步下庭阶时，他恐怕会有轻微而短暂的眩晕。正是暮春，阶上有落红，满园绿色，芳菲正好。她闲闲坐在蔷薇花下，黛眉轻敛，眼波流转间欲语含嗔。她轻抬手臂，用纤长的银甲调筝试弦，因她轻微的举动，绣了莲花的罗裙曳下地来，拂撩着脚下蔓生的春草。而后，她侧过脸忽然微笑，稍一凝神，十指便在筝上轻拢慢捻开来。一曲《流水》从琴台上汨汨而下，缓慢地，将他淹没。

这首诗有仿古的痕迹。义山有意为之，一定是因为民歌形式的清新唯美，唯有如此，才能与她的不染俗尘相契合。

想起古诗里描述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：“十三能织素，十四学裁衣，十五弹箜篌，十六诵诗书，十七为君妇，心中常悲苦。”一样朗朗上口，末尾也一样地以悲凉收梢。

他写这首诗的冲动，缘于最后那一句。十五泣春风，背面秋千下。她何以在秋千架上暗自哭泣，可能他也没有弄明白。看着那凄哀的身影，忽然触及自己年少的辛酸，便有什么在心里猛蜇了一下，他便痛了。

庭院里蕙圃衡兰，风吹芷若。她只淡然坐在秋千架上，无意于春花秋月。及笄之年，她是一朵粉色的合欢，小团扇般明艳动人。少女的情思从何而起？从八岁时的揽镜自照，学画长眉，制菱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；十岁，她便依样在罗裙上绣了芙蓉，穿着芙蓉朵朵的罗裙去郊游踏青；十二岁，她戴上尖尖的银甲，穷日月以练秦筝；十四岁，她满腹心事藏于闺阁，偷听门前

车马往还，悬着一颗扑通乱跳的心，听他们商议她的嫁期；十五岁转眼即至，满眼落红委地，她的命运便也若此，芳华逐水流，惆怅中她徒有无法掌控的明日，和那个不称心意的待嫁郎君，忽然而悲从心来。

如果，她知道隔着庭院宅门，有一个叫李商隐的英俊少年痴望了她许久，并为之痛惜伤怀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只是，这如果来得多么不及时，她没等泪水流了满脸，就背过身下了秋千，转过花丛，缓缓隐入轩门而去。

她没有听到，身后一声长叹，一颗心也随之凋零。

这个故事到此便戛然而止，在以后的岁月中，她与他也沒有任何交集。她的背影他也许会一直记着，记到天长地久，也不会遁形远去，像个剪影般，贴在时空的花墙上……

这首《无题》，写的虽是女孩子，又何尝没有义山自己的影子？生命初开，都一样的稚嫩美妙，凭什么一百多年前，长安城的少年郎就可以“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”，一百多年后，少年失枯的义山只能佣书贩春维持家计？那么小，担子已然那么沉。十五泣春风，便也写进了他自己。



第二章 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

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。这句话很励志，退回去一千多年，也适用少年李商隐。

《才论》和《圣论》一经流传，义山的才名便广为传诵，这份才名有没有给他一家的窘迫生活带来转机不好猜测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义山凭借这个虚拟的软梯，顺利进入到上层贵族文艺圈。

喜欢吟风弄月的洛阳城士大夫们，顿觉眼前一亮，如此绝妙的文章，居然出自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之手，并且这儒雅俊逸的少年身世如此寒苦，竟是端的惹人怜爱。于是，在官宦贵族吟诗雅聚的某些场所，便多了一位引人注目的青衣少年。

少年时的义山相貌俊美，有庾信、潘岳之仪。在汉语词汇里，“以貌取人”常被用作贬义词，但从古至今，人们也没能摆脱外貌对人的影响力。就连三国时以仁厚著称的刘备，也差点以貌丑为由而错失凤雏庞统。因此，义山的美姿仪可看作仅次于他文章才名的另一优势。《史记》描绘平原君为“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”，义山呢，起码也是个翩翩美少年，这为他日后缠绵的情感生活埋下了伏笔。

有才名，美姿仪，这样的少年受人关注总在情理之中。更何

况，义山的《才论》《圣论》，为机会来临作了充足的铺垫。很快，这机会便来了。一位对义山一生都影响深远的人——东都留守令狐楚，此时出现了。

在晚唐政界和文学界，令狐楚是一个大腕级人物。贞元七年(公元791年)，令狐楚登进士第，此后一直官居高位，屡屡升迁。难得的是，这位炙手可热的官场要员才思俊丽，能文工诗，尤喜四六骈文，曾颇得德宗皇帝李适欣赏，是当时独领风骚的文坛翘楚。

洛阳城出现了一位名噪一时的少年才俊，这个消息对于一向惜才并有极高文学造诣的令狐楚来说，自然是心生揽才之意。而令狐大人的盛名厚德，义山更是敬仰已久，早就想以诗文登门拜谒。在义山生活的年代，白衣儒生为了寻得施展才华的机遇，常常写一些含蓄婉转的自荐诗上达官员，以求进阶，时称“干谒”。严格来讲，这算不得什么潜规则，毕竟，干谒能否成功，那是要靠作品质量说话的。

毋庸置疑，才华横溢的义山正式进入了令狐楚的视野。令狐楚对义山可谓恩德备至，不但时时接济义山一家的生活，还亲自教义山写作四六骈文，也就是当时流行官场的今体文，使义山在熟谙的古文基础上，逐渐在骈体文创作上丰满了羽翼。在令狐幕府，义山可以自由出入，并在令狐楚的安排和建议下，与令狐家公子们结交同游。《旧唐书·文苑传·李商隐》中说得很明白：

“楚以其少俊，深礼之。令与诸子游。”

这“诸子”中就包括日后成为宰相的令狐公子——令狐绹，义山曾与令狐绹关系密切，至于日后两人一度失和，那是令狐楚去世，义山介入牛李党争之后的事情了。

唐文宗大和三年(公元829年)三月，义山的堂叔在荥阳病逝。同年十一月，令狐楚由东都留守升迁检校右仆射、天平军节度使，治所在梁山附近的郛城，郛城也就是水浒故事的发祥地，“梁山一百单八将，七十二名在郛城”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